

官場現形記

李伯元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官場現形記

〔上 冊〕

李伯元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官 場 現 形 記

李 伯 元 著

*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上海衡山路 58 弄 2 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 078 号

萬文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开本：787×1092 耗 1/32 印張：29 2/16 字數：659,000

1956 年 8 月新 1 版

1957 年 7 月第 3 次印刷 印數：30,001—50,000

(原通裕文藝版印 6,000 冊)

統一書号：·10077·279

定价(6)2.30 元

本書說明

這本「官場現形記」是一部暴露小說，它揭露了清朝末期官場中種種腐朽情形和官僚們媚外求榮、害民自肥的滔天罪行。作者李伯元（又名李寶嘉）是江蘇武進人；在清朝光緒年間，他是「遊戲報」、「繁華報」、「繡像小說」等報刊的主編或編輯。那時期，清朝封建皇朝從宮廷到州縣，上上下下都已腐朽透頂，面臨着總崩潰的前夜。人民對這個腐朽的封建皇朝，已經深惡痛絕。作者在本書中，通過許多生動的故事，大胆地無情地揭露了當時封建官僚統治階級的貪污腐敗，媚外賣國的種種罪行，從這本書中，我們可以看到官僚們對帝國主義屈膝求安的醜態；也可以看到官僚們對人民作威作福、殘酷剝削和瘋狂殘殺的惡行惡相。這些都是本書具有的進步性和人民性的一面，也是最主要的一面。

但作者受了他自己的士大夫階級的人生觀和世界觀的限制，在他的作品中，雖然盡情揭露封建官僚的種種罪惡，可是作者所希望的只是用「好官」來代替「壞官」，並不是希望人民起來革命，推翻這個腐朽的封建統治機構；他在書中寫的人民，都是士大夫階層所謂的「良善之民」，沒有反抗精神，沒有革命行動的人；因此作品的進步性和人民性也受了一定的限制。

這本「官場現形記」雖然存在着上面所說的弱點，但它無情地揭露了封建統治階級，在當時來說，不論政治上和文學上都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我們現在把它重印出來，目的就是幫助讀者認識：面臨崩潰的封建官僚階級是多麼反動和腐敗；這個腐朽的階級又是怎樣和帝國主義互相勾結着。這對於我們了解清朝末期封建統治的本質是有一定幫助的。

回 目

第一回	望成名學究訓頑兒	講制藝鄉紳勗後進	一
第二回	錢典史同行說官趣	趙孝廉下第受奴欺	二
第三回	苦鑽差黑夜謁黃堂	悲鐫級藍呢糊綠轎	三
第四回	白簡留情補祝壽	黃金有價快升官	四
第五回	藩司賣缺兄弟失和	縣令貪贓主僕同惡	五
第六回	急張羅州官接巡撫	少訓練副將降都司	六
第七回	式宴嘉賓中丞演禮	採辦機器司馬濫交	七
第八回	談官派信口開河	虧公項走頭無路	八
第九回	觀察公計銀反臉	布政使署缺傷心	九
第十回	怕老婆別駕擔驚	送胞妹和尚多事	一〇
第十一回	窮佐雜賁緣說差使	紅州縣傾軋鬬心思	一一
第十二回	設陷阱借刀殺人	割靴腰隔船吃醋	一二
第十三回	聽申飭隨員忍氣	受委屈妓女輕生	一三
第十四回	剿土匪魚龍曼衍	開保案雞犬飛昇	一四

第十五回	老吏斷獄着着爭先	捕快查賊頭頭是道	一八八
第十六回	瞞賊賊知縣吃情	駁保案同寅報怨	二〇四
第十七回	三萬金借公敲詐	五十兩買摺禪參	二一九
第十八回	頌德政大令挖腰包	查參案隨員賣關節	二二七
第十九回	重正途宦海尙科名	講理學官場崇節儉	二五五
第二十回	思振作勸除鴉片煙	巧逢迎爭製羊皮褂	二七〇
第二十一回	反本透贏當場出醜	弄巧成拙驀地撤差	二八四
第二十二回	叩轅門蕩婦覓情郎	奉扳輿慈親謁孝子	三〇〇
第二十三回	訊姦情臬司惹笑柄	造假信觀察賺優差	三一四
第二十四回	擺花酒大鬧喜春堂	撞木鐘初訪文殊院	三二九
第二十五回	買古董借徑謁權門	獻巨金癡心放實缺	三四七
第二十六回	模稜人慣說模稜話	勢利鬼偏逢勢利交	三六二
第二十七回	假公濟私司員設計	因禍得福寒士捐官	三七五
第二十八回	待罪天牢有心下石	趨公郎署無意分金	三八七
第二十九回	傻道臺訪豔秦淮河	閣統領宴賓番菜館	四〇五
第三十回	認娘舅當場露馬脚	飾嬌女背地結鴛盟	四二〇
第三十一回	改營規觀察上條陳	說洋話哨官遭毆打	四三二

第三十二回	寫保摺筵前親起草	謀釐局枕畔代求差	四六
第三十三回	查帳目奉札謁銀行	借名頭斂錢開書局	四七
第三十四回	辦義賑善人是富	盜虛聲廉吏難爲	四八
第三十五回	捐鉅資執券得高官	客小費貂璫發妙謔	五一
第三十六回	騙中騙又逢鬼魅	強中強巧遇機緣	五二
第三十七回	繳憲帖老父託人情	補札稿寵姬打官話	五三
第三十八回	丫姑爺乘龍充快婿	知客僧拉馬認乾娘	五四
第三十九回	省錢財懼內誤庸醫	瞞消息藏嬌感俠友	五五
第四十回	息坤威解紛憑片語	紹心法清訟詡多才	五七
第四十一回	乞保留極意媚鄉紳	算交代有心改帳簿	五九
第四十二回	歡喜便宜暗中上當	附庸風雅忙裏偷閒	六一
第四十三回	八座荒唐起居無節	一班齷齪堂構相承	六二
第四十四回	跌茶碗初次上臺盤	拉辮子兩番爭節禮	六三
第四十五回	擅受民詞聲名掃地	渥承憲眷氣餒薰天	六四
第四十六回	卻洋貨尙書挽利權	換銀票公子工心計	六五
第四十七回	喜掉文頻頻說白字	爲惜費急急煮烏煙	六六
第四十八回	還私債巧邀上憲歡	騙公文忍絕良朋義	六七

第四十九回	焚遺財傷心說命婦	造揭帖密計遣羣姬	七三
第五十回	聽主使豪僕學摸金	抗官威洋奴咬吃教	七五
第五十一回	覆雨翻雲自相矛盾	依草附木莫測機關	七六
第五十二回	走捷徑假子統營頭	靠泰山劣紳賣礦產	七九
第五十三回	洋務能員但求形式	外交老手別具肺腸	八二
第五十四回	慎邦交紆尊清真教	重民權集議保商局	八三
第五十五回	呈履歷參戎甘屈節	遞銜條州判苦求情	八四
第五十六回	製造廠假札賺優差	仕學院冒名作槍手	八五
第五十七回	慣逢迎片言矜祕奧	辦交涉兩面露殷勤	八六
第五十八回	大中丞受制顧問官	洋翰林見拒老前輩	八七
第五十九回	附來裙帶能諂能驕	掌到銀錢作威作福	八八
第六十回	苦辣甜酸遍嘗滋味	嬉笑怒罵皆爲文章	九〇

回 望成名學究訓頑兒 講制藝鄉紳島後進

話說陝西同州府朝邑縣，城南三十里地方，原有一個村莊，這莊內住的，只有趙、方二姓，並無他族。這莊叫小小，叫大不大，也有二三十戶人家。祖上世代務農，到了姓趙的爺爺手裏，居然請了先生，教他兒子攻書。到他孫子，忽然得中一名龔門秀士。鄉裏人眼淺，看見中了秀才，竟是非同小可，合莊的人，都把他推戴起來。姓方的便漸不敵了。姓方的瞧着眼熱，有幾家該錢的，也就不惜工本，公開一個學堂，又到城裏請了一位舉人老夫子，下鄉來教他們的子弟讀書。這舉人姓王名仁，因為上了年紀，也就絕意進取，到得鄉間，盡心教授。不上幾年，居然造就出幾個人材：有的也會對個對兒，有的也會謔幾句詩。內中有個天質高強的，竟把筆做了開講，把這幾個東家，歡喜的了不得。到了九月重陽，大家商議着，明年還請這個先生。王仁見館地蟬聯，心中自是歡喜。這個會做開講的學生，他父親叫方必開。他家門前，原有兩棵合抱大樹，分列左右；因此鄉下人，都叫他爲大樹頭方家。這方必開因見兒子有了這麼大的能耐，便說自明年爲始，另外送先生四貫銅錢。不在話下。且說是年正值大比之年，那姓趙的，便送孫子去趕大考。考罷回家，天天望榜，自不必說。到了重陽過後，有一天早上，大家在睡夢之中，忽聽得一陣馬鈴聲響，大家被他驚醒。開門看處，只見一羣人，擁簇着向西而去。仔細一打聽，卻說趙相公考中了舉人了。此時方必開，也隨了大衆，在街上看熱鬧；得了這個信息，連忙一口氣，

跑到趙家門前探望。只見有一羣人，頭上戴着紅纓帽子，正忙着在那裏貼報條呢。方必開自從兒子讀了書，西瓜大的字，也跟着學會了好幾擔放在肚裏。這時候他一心一意，都在這報條上，一頭看，一頭念道：『喜報貴府老爺趙印溫，應本科陝西鄉試，高中第四十一名舉人。報喜人卜連元。』他看了又看，念了又念，正在那裏掩嘴弄舌，不提防肩膀上有人拍了他一下，叫他一聲親家。方必開嚇了一跳，定神一看，不是別人，就是那新舉人趙溫的爺爺趙老頭兒。原來：這方必開，前頭因為趙府上中了秀才，他已有心攀附，忙把自己第三個女孩子，託人做媒，許給趙溫的兄弟。所以這老頭兒，趕着他叫親家。他定睛一看，見是太親翁，也不及登堂入室，便在大門外頭，當街爬下，綳冬綳冬的磕了三個頭。趙老頭兒還禮不迭，趕忙扶他起來。方必開一面揮着自己衣服上的泥，一面說道：『你老今後可相信咱的話了。咱從前常說，城裏鄉紳老爺們的眼力，是再不錯的。十年前，城裏石牌樓王鄉紳下來上墳，是借你這屋裏打的尖。王老先生飯後無事，走到書房。可巧一班學生在那裏對對兒哩。王老先生一時高興，便說我也出一個與你們對對。剛剛那天下雨，王老先生出的上聯，就是「下雨」兩個字。我想着，你們這位少老爺，便沖口而出，說是什麼「出太陽」。王老先生點了點頭兒，說道：「『下雨』兩個字，『出太陽』三個字，雖然差了一點，總算口氣還好。將來這孩子倒或者有點出息。」你老想想看，這可不應了王老先生的話嗎？」趙老頭兒道：『可不是呢。不是你提起，我倒忘記這會子事了。眼前已是九月，大約月底月初，王老先生一定要下來上墳的。親家那時候把你家的孩子，一齊叫了來，等王老先生考考他們。將來望你們令郎，也同我這小孫子一樣就好了。』方必開聽了這話，心中自是歡

喜，又說了半天的話，方才告別回家。那時候已有午牌過後，家裏人擺上飯來，叫他吃也不吃，卻是自己一個人，背着手，在書房廊前踱來踱去，嘴內不住的自言自語，什麼『捷報貴府少老爺』！什麼『報喜人卜連元』！家裏人聽了都不明白。還虧了這書房裏的王先生，他是曾經發達過的人，曉得其中奧妙。聽了聽，就說：『這是報條上的話，他不住的念這個，卻是何故？』低頭一想：『明白了，一定是今天趙家孩子中舉，東家見了眼饞，又勾起那痰迷心竅老毛病來了。』忙叫：『老三，快把你爹爹攙到屋裏來坐，別叫他在風地裏吹。』這老三便是會做開講的那孩子，聽了這話，忙把父親扶了進來。誰知他父親跑進書房，就跪在地當中，朝着先生一連磕了二十四個響頭！先生忙忙還禮不迭，連忙一手扶起了方必開，一面嘴裏說：『東翁，有話好講，這從那裏說起！』這時候方必開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拿手指指自家的心，又拿手指指他兒子老三，又雙手照着王仁拱了一拱。王仁的心上已明白了三四分了，就拿手指着老三問道：『東翁，你是爲了他麼？』方必開點點頭兒。王仁道：『這個容易。』隨手拉過一條板凳，讓東家坐下。又去拉了老三的手，說道：『老三，你知道你爹爹今兒這個樣子，是爲的誰呀？』老三道：『我不知道。』王仁道：『爲的是你。』老三說：『爲我什麼？』王仁道：『你沒有聽見說，不是你趙家大哥哥，他今兒中了舉人麼？』老三說：『他中他的，與我甚麼相干？』王仁道：『不是這樣講。雖說人家中舉，與你無干；到底是爹爹眼睛裏，總有點火辣辣的。』老三說：『他辣他的，又與我什麼相干？』王仁道：『這就是你錯了！』老三道：『我錯甚麼？』王仁道：『你父親就是你一個兒子。既然叫你讀了書，自然望你巴結上進，將來也同你趙家大哥哥一樣，掙個舉人回來。』老三

道：『中了舉人有什麼好處呢？』王仁道：『中舉之後，一路上去，中進士，點翰林，好處多着哩！』老三道：『到底有什麼好處呢？』王仁道：『點了翰林，就有官做，做了官，就有錢賺，還要坐堂打人，出起門來，開鑼喝道，阿唷唷，這些好處，不念書，不中舉，那裏來呢？』老三這孩子雖小，聽了做了官就有錢賺一句話，口雖不言，心內也有幾分活動了。悶了半天不作聲。又停了一會子，忽然問道：『師傅，你也是舉人，爲甚麼不去中進士做官呢？』那時候，方必開聽了先生教他兒子的一番話，心上一時歡喜，喉嚨裏的痰也就活動了許多。後來又聽見先生說什麼做了官，就有錢賺，他就哇的一聲，一大口的黏痰，嘔了出來。剛剛吐得一半，忽然又見他兒子回駁先生的幾句話，駁的先生瞪口無言，他的痰也就擱在嘴裏頭，不往外吐了。直鉤鉤兩隻眼睛，瞅着先生，看他拿什麼話回答學生。只見那王仁愣了好半天，臉上紅一陣，白一陣，面色很不好看，忽然把眼睛一瞪，吹了吹鬍子，一手提起戒尺，指着老三罵道：『混帳東西！我今兒一番好意，拿好話教導與你，你倒教訓起我來了！問問你爹爹，請了我來，是叫我管你的呢，還是叫你管我的？學生都要管起師傅來，這還了得！這個館不能處了，一定要辭館，一定要辭館！』這方必開，是從來沒見先生發過這樣大的氣。今兒明明曉得是他兒子的不是，沖撞了他，惹出來的禍。但是滿肚子裏的痰，越發湧了上來，要吐吐不出，要說說不出，急的兩手亂抓，嘴唇邊吐出些白沫來，老三還在那裏噁哩咕嚕說：『是個好些兒的，就去中進士做官給我看，不要在我們家裏混開飯吃！』王仁聽了這話，更是火上加油，拿着板子趕過來打；老三又哭又跳，鬧的越發大了。還是老三的叔叔，聽見不像樣，趕了進來，拍了老三兩下；又朝着先生作了幾個揖，陪了許多話；

把哥子攪了起來，纔完了事。按下不表。且說趙老頭兒，自從孫子中舉，得意非凡。當下就有報房裏人，三五成羣，住在他家，整日要大魚大肉的供給，就是鴉片煙，也是趙家的。趙老頭兒就把一向來往的鄉姻世族誼，開了橫單，交給報房裏人，叫他填寫報條，一家家去送。又忙着看日子，祭宗祠，到城裏僱的廚子，說要整豬整羊上供，還要砲手、樂工、禮生。又忙着揀日子，請喜酒；一應鄉姻世族誼，都要請到。還說如今孫子中了孝廉，從此以後，又多幾個同年人家走動了。又忙着叫木匠做好六根旗杆，自家門前兩根，墳上兩根，祠堂兩根。又忙着做好一塊匾，要想求位翰林老先生，題『孝廉第』三個字。想來想去，城裏頭沒有這位闊親戚可以求得的；只有墳鄰王鄉紳，春秋二季下鄉掃墓，曾經見過幾面，因此淵源，就送去了一分厚禮，央告他寫了三個字。連夜叫漆匠做好，掛在門前，好不榮耀！又忙着替孫子做了一套及時應令的棉袍褂，預備開賀的那一天，好穿了陪客。趙老頭兒祖孫三代究竟都是鄉下人，見識有限，那裏能設照顧這許多？全虧他親家，把他西賓王孝廉，請了過來一同幫忙，纔能這般有條不紊。當下又備了一副大紅帖，上寫着：『謹擇十月初三日，因小孫秋闈僥倖，敬治薄酒，恭候臺光，』下寫的：『趙大禮，率男百壽，暨孫溫載拜。』外面紅封套籤條居中寫着『王大人』三個字，下面注着『城裏石牌樓進士第』八個小字。大家知道，請的就是那王鄉紳了。另外又煩王孝廉，寫了一封四六信，無非是仰慕他，記掛他，屆期務必求他賞光的一派話。趙老頭兒又叫在後面加注一筆，說在初一，先打發孩子，趕驢上城，等初二就好騎了下來，這裏打掃了兩間莊房，好請他多住幾天。帖子送去，王鄉紳答應說來。趙老頭兒不勝之喜。有事便長，無話便短，看看日子，一天近似一天；

趙家一門大小，日夜忙碌，早已弄得筋疲力盡，人仰馬翻。到了初三黑早，趙老頭兒從炕上爬起，喚醒了老伴，並一家人起來，打火燒水洗臉，換衣裳，吃早飯。諸事停當，已有辰牌時分，趕着先到祠堂裏上祭。當下都讓這中舉的趙溫，走在頭裏；屁股後頭，才是他爺爺，他爹爹，他叔子，他兄弟，跟了一大串。走進了祠堂門，有幾個本家，都迎了出來。只有一個老漢，嘴上掛着兩撇鬍子，手裏拿着一根長旱煙袋，坐在那裏不動。趙溫一見，認得他是族長，趕忙走過來，叫了一聲大公公。那老漢點點頭兒，拿眼把他上下估量了一回；單讓他一個坐下，同他講道：『大相公恭喜你，現在做了皇帝家人了！不知道我們祖先，積了些什麼陰功，今日都應在你一人身上！聽見老一輩子的人講，要中一個舉，是很不容易呢！進去考的時候，祖宗三代都跟了進去，站在龍門等，幫着你抗考籃，不然，那一百多斤的東西，怎麼拿得動呢？還說是文昌老爺，是陰朝的主考，等到放榜的那一天，文昌老爺穿戴着紗帽圓領，坐在上面，底下圍着多少判官，在那裏寫榜。陰間裏的是誰，陽間裏的榜上也就中誰，那是一點不會錯的。到這時候，那些中舉的祖宗三代，又要到陰間裏看榜，又要到玉皇大帝跟前謝恩，總要三四夜不能睡覺呢。大相公，這些祖先，熬到今天，受你的供，真正是不容易呢！』爺兒兩個，正在屋裏講話，忽然外面一片人聲吵鬧，問是什麼事情；只見趙溫的爺爺，滿頭是汗，正在那裏跺着腳罵廚子，說：『他們到如今還不來；這些王八崽子，不吃好草料的！』停會子告訴王鄉紳，一定送他們到衙門裏去！』嘴裏罵着，手裏拿着一頂大帽子，借他當扇子扇，搖來搖去，氣得眼睛都發了紅了。正說着，只見廚子挑了碗盞傢伙進來；大家拿他抱怨。廚子回說：『我的爺！從早晨到如今餓着肚皮，走了三十多

里路，爲的那一項？半個老錢沒有看見，倒說先把咱往衙門裏送。城裏的大官大府，翰林尙書，咱伺候過多少；沒瞧過他這囚攬的暴發戶，在咱面上混充老爺，開口王鄉紳，閉口王鄉紳，像他這樣的老爺，只怕替王鄉紳撿鞋還不要他哩！』一面罵，一面把抄菜的杓子，往地下一擡，說：『咱老子不做了；等他送罷！』這裏大家見廚子動了氣，不做菜，祠堂祭不成，大家坍塌；又虧了趙溫的叔叔，走過來左說好話，右說好話，好容易把廚子騙住了。一樣一樣的做現成了；端上去擺供。當下合族公推新孝廉主祭，族長陪祭，大眾跟着磕頭。雖有贊禮生在旁邊吆喝着；無奈他們都是鄉下人，不懂得這樣的規矩，也有先作揖後磕頭的，也有磕起頭來，再作一個揖的。禮生見他們參差不齊，也只好由着他們敷衍了事。一時祭罷祠堂，回到自己屋裏，便是一起一起的人來客往，算起來還是穿草鞋的多。送的分子，倒也絡繹不斷；頂多的一百銅錢，其餘二十三十也有；再少卻亦沒有了。看看日頭向西，人報王鄉紳下來了。趙老頭兒祖孫三代，早已等得心焦；吃喜酒的人，都要等着王鄉紳來到，方且開席。大家餓着肚皮，亦正等的耐煩，忽聽說來了，就賽如天上掉下來的一般，大家迎了出來。原來這王鄉紳坐的是轎車，還沒有走到門前，趙溫的爹爹，搶上一步，把牲口攏住，帶至門前。王鄉紳下車，爺兒三個連忙打恭作揖，如同捧鳳凰似的捧了進來，在上首第一位坐下。這裏請的陪客，只有王孝廉賓東兩個，王孝廉同王鄉紳叙起來，還是本家。王孝廉比王鄉紳小一輩，因此他二人以叔姪相稱。他東家方必開，因爲趙老頭兒說過，今日有心，要叫王鄉紳，考考他兒子老三的才情，所以也戴了紅帽子，白頂子，穿着天青外褂，裝做斯斯文文的樣子，陪在下面。但是脚底下，却沒有着靴，只穿得一雙綠梁的青布鞋

罷了。王鄉紳坐定，尙未開談，先喊了一聲：『來！』只見一個戴紅纓帽子的二爺，答應了一聲：『是。』王鄉紳就說：『我們帶來的點小意思，交代了沒有？』二爺未及回話，趙老頭兒手裏，早拿着一個小紅封套兒，朝着王鄉紳說：『又要你老破費了，這是斷斷不敢當的！』王鄉紳那裏肯依；趙老頭兒無奈只得收下，叫孫子過來叩謝王公公。當下吃過一開茶，就叫開席，王鄉紳一席居中，兩傍雖有幾席，都是穿草鞋穿短打的一班人；還有些上不得臺盤的，都在天井裏等着呢。這裏送酒安席，一應規矩，趙老頭兒全然不懂，一概託了王孝廉，替他代作主人。當下王鄉紳居中面南，王孝廉面西，方必開面東，他祖孫兩個坐在底下作陪。一時酒罷三巡，菜上五道，王鄉紳叔姪兩個，講到今年那省主考，放的某人，中出來的闈墨，一定是清眞雅正，出色當行。又講到今科本縣所中的幾位新孝廉，一個個都是揣摩功深，未曾出榜之前，早覺他們是一定要發達的，果然不出所料；足見文章有價，名下無虛。兩人講到得意之際，不知不覺的多飲了幾杯。原來王鄉紳，也是兩榜進士出身，做過一任監察御史，後因年老告病回家，就在本縣書院掌教。現在滿桌的人，除王孝廉外，便沒有第二個，可以談得來的。趙溫雖說新中舉，無奈他是少年新進，王鄉紳正不將他放在眼裏。至於他爺爺及方必開兩個，到了此時，都變成鋸了嘴的葫蘆；只有執壺斟酒，舉箸讓菜，並無可以插得嘴的地方，所以也只好默默無言。王鄉紳飲至半酣，文思泉湧，議論風生，不禁大聲向王孝廉說道：『老姪，你估量這制藝一道，還有多少年的氣運？』王孝廉一聽這話，心中不解，一句也答不上來，筷子上夾了一個肉圓，也不往嘴裏送，只是睜着兩隻眼睛，望着王鄉紳。王鄉紳便把頭點了兩點，說道：『這事說起來話長，國朝諸大

家，是不用說了。單就我們這陝西而論，一位路潤生先生，他造就的人才，也就不少。前頭入閣拜相的閣老先生，同那做刑部大堂的他們那位貴族，那一個不是從小讀着路先生的制藝，到後來才有這們大的經濟！『一面說，一手指着趙家祖孫，口內又說道：『就以區區而論，記得那一年，我才十七歲，才學着開筆做文章，從的是史步通史老先生。這位史老先生，雖說是個老貢生，下過十三場沒有中舉；一部『仁在堂文稿』，他卻是滾瓜爛熟記在肚裏。我還記得，我一開手，他叫我讀的就是『制藝引全』，是引人入門的法子，一天祇教我讀半篇；因我記性不好，先生就把這篇文章，裁了下來，用漿子糊在桌上，叫我低着頭念，偏偏念死念不熟。爲這上頭，也不知捱了多少打，罰了多少跪；到如今才掙得兩榜進士！唉！雖然吃了多少苦，也還不算冤枉！』王孝廉接口道：『這才合了俗語說的一句話，叫做：『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別的不講，單是方才這幾句話，不是你老人家一番閱歷，也不能說得如此親切。』王鄉紳一聽此言，不禁眉飛色舞，拿手向王孝廉的身上一拍，說道：『對了。老姪你能够說出這句話來，你的文章也着實有工夫了。現在我雖不求仕進，你也無意功名；你在鄉下授徒，我在城中掌教，一樣是替路先生宏宣教育，替皇上家培養人才。這裏頭消長盈虛，關係甚重！老姪，你自己不要看輕，這個重擔，卻在我叔姪兩人身上，將來維持世運，歷劫不磨。趙世兄他目前雖說是新中舉，總是我們斯文一派，將來昌明聖教，繼往開來，舍我其誰？當仁不讓，小子勉乎哉，小子勉乎哉！』說到這裏，不覺閉着眼睛，顫頭播腦起來。趙溫聽了此言，不禁肅然起敬。他爺爺同方必開，起先尚懂得一二，知道他們講的無非文章；後來王鄉紳滿口掉文，又做出許多癡像，笑又不敢笑，說又沒得說。正在疑惑